

TRAPPED INTO LOVE

—— 安宁 / 著 ——

放爱入局

《温暖的弦》作者 安宁 / 六年精心缔造

谁一次顾盼，令一颗心倾城。

神秘的相遇，连环设局的诡计，他的爱情在天折边缘，为她量身定做。

当爱与恨烟消云散，最后是谁，陪你容颜老去？



测绘出版社
SURVEYING AND MAPPING PRESS

TRAPPED INTO LOVE

----- 安宁 / 著 -----

放爱入局



测绘出版社
SURVEYING AND MAPPING PRESS

© 安宁2015

所有权利（含信息网络传播权）保留，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放爱入局 / 安宁著. —北京：测绘出版社，
2015. 5

ISBN 978-7-5030-3715-3

I. ①放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081626号

责任编辑 赵 强

封面设计 所以设计馆

出版发行	测绘出版社	电 话	010-83060872（发行部）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0号		010-68531609（门市部）
邮政编码	100045		010-68531538（编辑部）
电子信箱	smp@sinomaps.com	网 址	www.chinasmp.com
印 刷	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	经 销	各地新华书店
成品规格	166mm×235mm	印 张	20
字 数	308千字	版 次	2015年5月第1版
印 次	2015年5月第1次印刷	定 价	32.80元

书 号 ISBN 978-7-5030-3715-3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

目录

楔子 / 001

第一章 起手之迷踪局 / 005

第二章 附凤之星罗局 / 039

第三章 折梅之卸肋局 / 067

第四章 计爱之虚名局 / 097

第五章 违心之支离局 / 123



目录

第六章 引狐之暗阱局 / 149

第七章 捕蝉之雀后局 / 183

第八章 怜春之花明局 / 209

第九章 立刃之破军局 / 243

第十章 回天之钟情局 / 279



楔子

只要在永恒中穿梭的时光足够漫长，再浩瀚的沧海也会慢慢变成桑田。

自古以来，地壳运动不歇不衰，往上可以追溯到盘古开天，往下延续到人类文明被遍地开花的科技主导的今天，从公元前到世纪后的亿万年间，美丽富饶的维、景、相三江入海交汇处冲积平原的形成，没例外也是源于时光的堆砌和变改。

这片源远流长的沃土上，矗立着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名城——维州。

唐宋年间就已存在的维州，可谓历史悠久，发展到现代已是占地六千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过千万的大都会，地理条件的优越，政策法规的扶持，加上三十载经济腾飞，使得维州高楼林立，商厦云集，世界名牌汇聚，假日人潮汹涌，金融区宏伟的摩天大楼直插云霄，磅礴江面上载重庞大的货轮川流不息。

今时今日的维州，以亚洲最大商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闻名世界。

当夜幕降临，从空中俯瞰整个维城，万家灯火，五夜星辰，连不知名的巷子深处，那一盏橘光闪耀的宁静街灯，都像在向国人呈现现世的繁华盛况。

只是再太平的天下，也难免会有十之一二的不如意事。

就维州而言，近几年的社会焦点，一直集中在房地产上。

楼价持续暴涨，黄金地段的价格高得让人叹为观止，有些高端豪华楼盘的售价甚至是上不封顶，就连交通不便的几处边郊远镇，最低房价也已高到令人瞠目。

升斗小民每年收入的涨幅，远赶不上以房地产等重点行业数据为主体，所堆垒出的年度经济稳步增长的高发展率，由此显而易见，楼价越是上涨，就越意味着普通家庭那有限的钞票的购买能力缩水下降。

明明是太平盛世，普通人却一年比一年买不起房。

这份老百姓心头的痛，成了维州市新一届领导班子急欲解开的死结。

对于此种不协调的发展现象，维州市政府也曾经采取过不少对楼价进行调控的措施，诸如提高首付比例，加强信贷管理，限制外资进入，禁止商业银行向未封顶楼盘发放按揭贷款，等等，无奈基于种种复杂的原因，一直以来始终是收效甚微。

过千万的常住人口这个基数本身，就已使得维州的房地产存在着巨大的刚性需求，开发商的逐利行为，投机者的入市追涨，以及外来资本的恶意炒作，在过去那些年间，就算楼价在宏观调控下偶有回调，也十分短暂，很快就会触底反弹，继续新一轮的攀升。

相应地，政府不得不进一步加强管控，譬如收紧土地政策。

然而开发商为了自身利益，又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。

最近维州市最火爆的新闻就是：

由房地产行业协会牵头，维州市二十八家房地产商发表联合声明，成立不降价联盟。

消息一经传出，立刻引起轩然大波。

针对房地产商的这种对抗性行为，政府及相关部门备受瞩目，不得不在翌日的早报上辟出整版来声明态度，其中不但详述了几项即将出台的紧急应对措施，头版头条还配发了新官上任的维州市一把手沈迟山面容肃穆的照片。

沈迟山的讲话被放大为最醒目的标题：

“我们一定会想办法，把房地产市场引导到健康的轨道上来。”



可圈可点，指的就是诸如此类的发言，听上去仿佛拍板的承诺，让人挑不出错处，实际上却是巧妙地含糊，“尽力”“想办法”这种字眼，多是标准而艺术的外交辞令，给予人们遐想空间的同时，还避重就轻，为方方面面都谨慎地留有余地。

况且，沈迟山公开做这样的表态，很难说不是为情势所逼。

现如今不管什么媒体，几乎每天都有与房地产相关的报道，电视里哪一区的楼盘涨跌多少，报纸上二手房成交几何，网络上看多看空的争辩愈演愈烈，房价的去向早就成为全民最关注的敏感话题。

在这种民意趋于躁动的状况下，政府出面回应，到底是为了安抚民心，还是确实已迫在眉睫，不得不给开发商一个警告信号？想来无人知其真正意图。

所谓官方态度，不到必要公之于众时，一定扑朔迷离。

但显然的是，房地产市场有压市和救市两种政策，当前的维州亟须压市。

一切未知将来，从这一刻拉开帷幕。

第一章

起手之迷踪局



是她，他静然凝睇。

犹如这无端相遇，惊鸿一瞥，已然足够了解她的一生。

深秋的黄昏，夕阳将下未下，一抹斜阳打在围墙外的高大银杏上，层层叠叠的光华金黄夺目，将秋意染到最透最深的茂密枝头，在坠落之前绚丽到了极致。

简陋围墙内，星宇豪庭仍未竣工，林立的高楼与夕阳竞辉。

双晴望向前方，工地上杂乱无章，拆除的脚手架随处堆放，地面坑坑洼洼，举步维艰。不远处，在西装革履的售楼员陪同下，零星地散落着一两拨来看房的客人。

“小姐，请戴上安全帽。”随行在她身旁的王准提醒。

她接过他递来的安全帽戴好：

“我们要去哪一幢？”

“老板交代我陪你去看看六号楼的C型复式。”

“房子销售得怎么样？”

“九成以上都售出去了，只剩下楼层不好的一些尾盘。”

她看看手机，十一月六日，不由得惊讶：

“才两个月出头吧？”她记得是趁金九银十开盘的。

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竟然已进入销售尾声，难怪已经没什么人来看房。

“这个楼盘主打中小户型，房子大小适中，设计出挑，空间利用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，还是包含全套厨房电器在内的精装修房，所以很受那些准备结婚的年轻人欢迎，一推出几乎就被抢购一空，卖得比广告铺天盖地的长乐庄还好，连老板都说超出预期。”

“长乐庄？汪伯伯家开发的那个楼盘吗？”

“对，就在马路斜对面，他们定位在中高端路线，户型偏大，投入一套中央空调和供水供热的中控系统，单价比我们的高出一倍多。最近房价涨了不少，导



致他们总价过高，一般家庭负担不起，这次开盘的几幢楼销售不到六成，听说汪秀年在公司例会上大发雷霆。”

双晴原本想说，那她爸一定很开心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
大人的事，小辈多嘴无益，这是母亲从前教导她的。

“今天公司的早会上还说了，要趁热打铁，争取下个月就把后半批楼也推出市场。同事们私下都在猜，长乐庄和星宇豪庭挨得这么近，老板可能想抢在他们之前开新盘。”王准为讨大小姐的欢心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

她听了心里一惊，竞争这么激烈，果真是同行如敌国。

幸而这么多年下来，一直没有影响到她和汪锦媚的交情。

她小心避开地面上的废弃钢筋和断木，跟着王准向前走，楼层间隔错落，有些残阳照不到的地方，巨大阴影笼罩下静谧无声，越往里越空旷。

六号楼的设计是两梯四户，东西两头是三室两厅，中间两套是一室户，顶楼还带跃层。挨着一室户还没封闭的阳台外，搭建着简易的升降机，用来运输建筑材料和供客人看房时上落。王准领着她搭乘升降机，一层层往上行，轧轧的铰链声在寂静中异常清晰。

到了顶楼十六层，两人从敞开的阳台进去，走到东头套房。

这时王准的手机响了起来。

“喂，你说什么？喂……能听见吗？我这里信号不太好，你等等。”王准捂着电话对双晴道，“这套就是C型复式，你看看喜不喜欢。”

“你去忙吧，不用管我。”

“公司里的同事找我，不知道是什么事，我下去回个电话就上来。”王准一脸歉意，简单介绍过房子布局，乘了升降机下去。

双晴独自在屋子里转了一圈，南北两厅带双阳台，一气贯通，楼上挑出跃层和阳光房，统共两百多平方米，通风和采光无可挑剔，但因为是毛坯房，还没装修，放眼只见简易白墙，布满沙尘的水泥地面，未批荡的天花板，一室空荡简陋，真不知有什么好看。

从学校赶来这里，不过是父命难违，她从小乖巧听话。

背包里传来嘀一声响，她拿出手机，是湛开给她发了语音留言，曾经孩提时

青梅竹马的少年，如今已身在大洋彼岸。

这些年来科技的飞速发展，总在把人们层出不穷的奇思妙想逐一实现，从前联系唯有写信，心里纵有千言万语，也只能付诸纸笔，等回信等到望眼欲穿，似乎还没过去多少年，生活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，如今纵使隔着千山万水，也可随时随地在方寸屏幕上相见。

双晴点击语音，听见湛开笑咪咪的说话声：

“我们公司的TP6手机计划全球同步上市，到时我会回国。”

她听完轻笑出声，摁下录音键，回道：

“你也好意思说全球同步，哪一次你们的新型号上市，国内不是比欧美晚到货至少一个月的？”刚说完这句，就听到外头升降机轧轧声响。

王淮这么快上来了？她对着手机继续录音：

“你回来时给我带一部TP6，我想送给爸爸。”

父亲毫无预兆地叫她来看房子，虽然不知道他是心血来潮，还是出于什么考虑，不过古语云：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即便是父女，或者说应该，尤其是顾天成与她这样的父女，有些时候，示孝不是应该，而是必须。应分的客气与回应，是维持和谐关系的最好方式。

升降机咔嚓停下，一墙之隔外传来脚步声，夹杂着售楼员的热情介绍：

“寇先生，C型复式只剩下朝西的这套，其他都卖光了。”

“我上房地产交易网查过，这层朝东的那套也没标注出售，那么巧今天卖掉了？”

含蓄低回的男性嗓音格外悦耳，像最细的琴弦被和风吹过的垂枝轻柔拂动，余韵延绵，意蕴无限，令人惊叹世间真有这种男人，光凭嗓音就能魅惑人心。

双晴还没回过味来，就听到一阵带笑的女声：

“我们只是上来随便看看，朝西就朝西吧。”

凭着女性特有的敏感，她觉得那女子的语气里透着心不在焉。显然姓寇的男人有明确的购房意向，但他的女伴似乎并不着急，言语间有点敷衍似的，真是矛盾的一对。她好奇心起，悄悄探首出厅，廊道里三个人排成一线，背向她朝西头的房子走去。



售楼员走在前面，热切地解释：

“寇先生，你说得没错，东头那套是没卖出去，不过我们老板自留了。”

她的视线停在最后的男性背影上，削身长躯，修肩宽背，穿着月白色的休闲外套，窄身形裤子裹出翘实臀形和迷人长腿，鳄鱼皮鞋的纹路如复古素锦，鞋面洁不染尘，步履不徐不疾，落地无声，行走间衣摆迎风飘起，英姿轩昂，难以形容。

她心里无端萌生一点前所未有的绮念，想一窥他的庐山真面目。

似乎察觉到身后传来气息波动，他微微向后侧了侧首。

就这么一眨眼，他已安步走近廊道尽头，转入客厅，被白墙隔阻了身影。双晴呆立原地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，看了看表，王准还没上来，她抬步往外走，与其在这儿瞎等不如下去。

不宽的走廊里，能听见那男人与售楼员偶尔的交谈，缓声低语，柔和极致，穿透一道道墙壁，从寂静中传来，隐约余音先是空屋弥漫，然后从四面八方向她聚拢，不容抗拒地萦绕入耳，恍如两人隔着异世空间，她离他这样近，能闻其声，却又那样远，不能见其面。

她失神地走近升降机，正想进去，忽然听到楼下有人窃窃私语：

“老大，这地方连鬼影子都没一个，干吗不坐外头那台破电梯，非得爬楼梯？这麻袋沉得要死，我快背不动了。”

“你有没有脑子？那机器动静多大啊！要是不小心被人瞧见了，咱俩还能逃得掉？行了，就这吧。”

“我心里有点寒疹疹的，赶紧完事走人吧。”

“操！胆子这么小，你出来混个球！”

双晴屏息静气，凝神细听，那形迹可疑的两人却压低了声音，再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。她越想越觉得不对，拿出手机想打给王准，转念又顿住，万一信号不好，得提高嗓门，说不定会惊动楼下的人，于是拇指从通话键上移开，只发了条短信叫王准马上回来。

她把手机调成静音，转身往回走。

西头屋子里，那男人不知是听到她从廊道走过的轻微脚步声，还是碰巧踱到

门口，当她穿过走廊拐入阴暗的楼梯间时，他往外瞥出的眼风正好捕捉到她一闪而逝的身影，这不经意的一眼，让他原本平静的眸光瞬间波动了一下。

双晴蹑手蹑脚地拾级而下，往细微声源处潜行。

楼下那诡异的两人仍在低声交谈：

“你得把血往他身上倒，光倒在地上有什么用？蠢得像头猪！”

“这样行了不？你快给110挂电话，完了赶紧撤。”

“催什么催？这不是正在打……喂，110吗？我要报案，这里是普罗路一百号星宇豪庭的工地，我们在六号楼十五层发现一具死尸，你们最好派人过来！”

双晴心头一突，死尸？！

“喂，《维州晚报》报料热线吗？我们在普罗路一百号星宇豪庭的工地发现了死尸，警察马上就到，你们也抓紧时间过来吧！”

双晴越听心脏越紧缩，害怕得指尖发抖，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，她克服住转身欲跑的极度恐惧，慢慢移近墙边，惊魂未定地往里边微微探首。

一个壮硕的男人举着手机站在窗边，他剃着平头，满脸凶相，叉着光膀子，拨打了好几家媒体的爆料热线；另一个染着满头黄发的小混混蹲在地上，脚边放着一个特大号的红色编织袋，不知正把些什么东西收拾起来，匆匆忙忙往袋子里塞。

还有一个瘦小干瘪的老头子，倒在房中央猩红刺目的血泊中。

乍然入目，她受惊过度，手里的电话跌了下去。

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，无声尾随她而来的男人身形倏闪，迅疾跨前的长腿闪电般踢出，以柔软鞋面准确无误地接住坠落中的手机，鞋尖借力往上一勾，左手抓住被挑高的手机的同时，右手捂住她几乎失声尖叫的嘴，他目光锋利精湛，对房内情形一掠而过。

纵然他一气呵成的动作快疾无比，也还是带出了衣物的轻微窸窣声。

屋里的黄毛小子猛地回头，停下正在收拾的双手，满面惊恐：

“谁在外面？！”

双晴被搂紧藏身墙后，那人俯首在她的耳沿，轻得几不可闻：

“别出声。”嗓音陌生中带点初识的熟悉。



他如丝的热气紧贴在她耳垂下方，独特的呼吸从细肤深渗脉理，几乎魂魄俱失的她眼泪夺眶而出，谢天谢地！在身后箍着她的不是坏人同伙，而是那个姓寇的男人，绝处逢生的她后怕得全身发软，连站都站不稳，整个人虚脱无力地倚在他胸膛上。

洁净幽微的发香，隐隐萦绕过他的唇沿鼻端。

他松开捂着她嘴的右手，改为扶在她肩上，轻微有力，极具安抚作用。

两人的连串动作，俱在无声无息中进行。

“哪儿有人？别他妈的自己吓自己。”里头壮硕的男人斥责道。

“我刚才真听到声音。”黄毛小子嘀咕，“老大，都收拾好了，我们走吧？”

双晴还没反应过来，已被一双健臂倏然拦腰提起。

那男人环抱着她，迅速退入隔壁屋子，藏于另一堵墙后，避免和即将出来的两人碰面。楼外传来升降机的轧轧声，不知是被人调了下去，还是在升上来。

“东西拿好，撤了！”壮硕的男人低声唾骂。

夺门而出的仓促脚步声从墙外乱沓经过，很快消失无踪。

搂在她腰间的臂弯无声松开，停在她侧面的深泓目光也随之收起。

直到这一刻，双晴的安全感才真正回到体内，高度紧张的神经松懈下来，脑海里便不停闪现出惊心动魄的血幕男尸，不适的反应一下子涌入胃袋，她扶着墙壁干呕起来。

“杀……杀人了……快报警……”她结结巴巴，语不成调。

“那两人已经报过警，警察应该很快就到。”

他稍微退后，眼神深不可测，看着她难受地弓腰抚胃，极力控制自己。

刚才一眼扫过，屋里的男尸面目青灰，手足发暗，应该是已经死去多时，尸体上未被血染的皮肤渗出水汽，说明之前可能冷藏在低温的地方，被人装在袋子里搬过来，暴露在空气中，温度升高，才遇热化水，至于地上的一摊血，腥味淡薄，颜色发暗，明显不是刚从人体里流出来，要是他没看错，那黄毛小子最后往袋子里塞的是市立医院输血用的血浆袋子。

他们不像杀人犯，而像是在伪造血案现场。

这时楼梯间上方传来女声的叫唤：

“中绎，楼下看完了吗？差不多该走了。”

“来了。”他走出房外应声，略为思忖后没再返入房中，只压低声音，隔墙问双晴，“你还好吗？自己能不能走？”他今日此行只为看房，在这种不明朗的状况下不宜介入。

既然不准备做目击证人，也就没必要和谁过多接触。

里头的双晴努力止住干呕，用手背擦去胡乱下落不止的眼泪：

“我没事，谢谢你。”

“你太莽撞了。”他直言不讳。

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子，遇到这种事情，首先要想的是怎么保护好自己，她本应该迅速离开现场，找个安全的地方再打电话报警，像这样鲁莽行事，只身涉险一探究竟，只能说天真得不知世间有“险恶”二字。

他作最后建议：

“你和我不是报警的人，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，有些事情说不清楚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最好还是别和警察碰头，我走了，你也早点离开。”

双晴被他劝诫得无地自容，在墙后羞惭不已。

“我知道了……”

他又在原地稍待片刻，确认她安然无事，这才离开。

她侧耳倾听，直到他轻微的脚步声再不可闻，才闭上眼背靠墙壁，不由自主地回味起他刚才的一言一行，可惜她先是惊慌失措，接着心悸不适，最后还是没有看清他的模样，想到这点，她不由得懊悔万分，继而想起隔壁房间里还有个死人，又开始害怕起来。

慌忙跑出去时，手机屏幕闪亮。

“我上来了，你在哪儿？”王准着急不已。

她三步并作两步奔上楼梯，踏上最后一级台阶，穿过走廊的瞬间，恰巧看见那个拯救她于危难的男人走进升降机，他微微低着头，专心聆听身边的女人说话。

“中绎，”那女人迟疑着，“我上次和你说，公司可能会派人去美国培

